

翻译专业必读书系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vs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英语通用语与 同声传译

曾传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翻译专业必读书系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编号: HNSK14-126)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vs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英语通用语与 同声传译

主 编 曾传生

副主编 李双梅

编 委 王克猷 傅国华 张挺茂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通用语与同声传译/曾传生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9
(翻译专业必读书系)

ISBN 978-7-301-26202-3

I. ①英… II. ①曾… III. ①英语—口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3078 号

书 名	英语通用语与同声传译
著作责任者	曾传生 主编
责任编辑	刘 虹 554992144@qq.com
组稿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202-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yjy@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印刷者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3.25 印张 350 千字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前言

时下,英语已无可争辩地成为全球的通用语、交际最广的国际语。人们在感叹这一惊人之变的同时,也为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如何有效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变化,这不仅对职业译员是一大挑战,对学生译员的培养更是一个新的课题。英语的多元性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教育还是在科学技术领域无处不在。作为交际工具,它被越来越多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使用,如今将英语作为外语使用的人数已超过四分之三。这一空前的发展态势表明,它在国际交往中举足轻重,正日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本书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针对通用语的空前发展与讲英语人数的日益增长,探究应对之策,为译员提升译出语质量探索途径,为译员培养提供实证研究与理论支撑。

本书以通用语为切入点,聚焦几个有代表性的变体,如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英语,以此揭示其特点,探究它对译员译出语质量的影响。研究显示,即便是老到的译员面对通用语也无不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如今,对译员而言,聆听纯正英语的发言不仅是一种奢侈,更是一种奢望。因此,揭示通用语的本质,探究它与译出语质量的关系迫在眉睫。更重要的是人们要勇于正视通用语,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因为译员与通用语打交道今后将是一种新常态。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主要探讨了通用语的意义以及它对译界,尤其是对译员译出语质量的影响,如母语为英语发言人与英语为外语发言人之间的区别,以及两者对译出语质量的影响。第二部分(第五章至第九章)着重介绍了几个典型的变体如非洲英语变体,美式英语、亚洲的中国香港地区与大陆英语的变体。在介绍变体的过程中,作者不仅从语言学特征,如语音、语汇、句法、语言和语用规则揭示其本质,而且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层面探究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渊源。与此同时,还为各个变体提供了相关的实例,生动再现其语言鲜活的特征。第三部分为各种变体的实况录音。这一部分涵盖了录音音频、原文以及其相对应的参考译文。值得一提的是发言人中有世界政要、商界精英、学界泰斗和普通百姓。他们的口音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了各地区的变体特征,既有实用价值又有理论价值。最后,本书不遗余力地强调标准英语的重要性,即一个合格译员应掌握的语音。本书作者认为,尽管英语千变万化,变体纷繁复杂,但作为一个合格的译员应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应毫不动摇地视英式英语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他除了讲一口标准地道的英语,同时还应深谙世界各地不同的口音,这样才不愧为一名合格的同声传译译员。

有鉴于此,本书认为有必要在此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一、通用语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可持续性。译员与教育工作者务必要有清醒的头脑,欣然接受这些变化,变被动为主动;

二、对于通用语所持的固有偏见与抵触情绪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害人害己。人们应

顺应历史的潮流,不可逆潮流而动;

三、各种变体尽管千差万别,但它们之间仍有许多相通之处;

四、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尤为重要。他应该在保持传统教学法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吸纳变体英语用于教学之中,确保译员在讲一口标准地道英语的同时,能分辨并通晓各种不同的口音,确保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做到游刃有余,驾轻就熟;

五、教育工作者要与时俱进,除了传统的教材外,应适当增加通用语的教材的编写工作。要一改那种一味用纯正标准英语训练译员的做法,在教材编写方面要做到雅俗共享,百花争艳。通用语教学涉及各种变数,将通用语教学融入译员训练大纲是一项划时代工程。人们应把那些在实际训练过程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材料进行归类,加以总结,并将其上升为理论。针对通用语所编写的教材应该做到科学化、系统化并能作为资源共享。人们可以在通用语语料库如 VOICE、TELF、ELFA 等基础上进行筛选、整合,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译员的工作效率,提升翻译质量。与此同时,人们还应该分析通用语源语文本,从中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确保通用语教学切实可行。

学生译员务必要有清醒的头脑,加强对通用语的认识以及应对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切忌脱离实际,异想天开。同时,也不必如临大敌,妄自菲薄。他应该以积极的心态投身到这一史无前例的变化中,以积极、包容的心态迎接新生事物。只有具备了忧患意识,才能做到不但不被淘汰,反而会像一棵柏树,斗寒傲雪茁壮成长。

对译员而言,只有具备了高质量的传译技能与专业知识才能真正做到以不变应万变。为了确保即便是在源语的外国口音重的不利情况下仍能保证高质量传译,译员必须更新知识,戒骄戒躁,求真务实,以饱满的热情和包容之心欣赏各种不同口音。诚然,有译员会抱怨这一新形势带来的挑战,渴望重回昔日纯正英语的时代。但对于那些能正确认识并对通用语持积极态度的译员,他们不但不会消沉,反而会大显身手,变不利为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向世人表明,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通用语环境和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的发展,只有他们才是一支可信赖的,能打硬仗的生力军。

另外,那种认为通用语可以代替标准英语,人们从此可以不受标准英语语法规则约束的想法不仅幼稚,反而荒唐可笑。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人们不能凭借个人的一厢情愿决定是否开设标准英语与非标准英语课程。正如 Kohn (2011)指出,标准英语与非标准英语的开设应该相得益彰,相互兼容。社会构建主义者认为,按照心理认知的解释,标准一词的解释因人而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初学者不能因此将标准与非标准英语混为一谈。无论是学生译员,还是通用语研究者都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看待通用语。

最后,作为本书的作者,我由衷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关领导的鼎力相助,特别要感谢本书的组稿编辑黄瑞明女士,责任编辑刘虹女士,她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及其犀利过人的学术眼光是本人继续从事同声传译研究的动力和源泉。

作者

2015年4月28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论英语全球化：多元性和语言结构	(1)
第二节 译员对英语通用语的态度	(8)
第三节 英语通用语的意义	(13)
第一章 英语通用语与同声传译	(23)
第一节 英语通用语与同声传译	(23)
第二节 通用语对同声传译译语质量的影响	(28)
第二章 通用语与口译教学	(40)
第一节 口译教学	(40)
第二节 外国口音对同声传译质量的影响	(48)
第三章 同声传译与汉语	(56)
第一节 汉语四字句与译出语质量的关系	(56)
第二节 通用语与同声传译汉英实证研究	(62)
第四章 非洲英语与我国援非农业技术	(70)
第一节 口译与援非农业技术的意义	(70)
第二节 南非英语	(72)
第三节 南非英语变体	(73)
第四节 南非白人英语与南非黑人英语	(73)
第五节 南非白人英语	(74)
第六节 南非黑人英语	(75)
第七节 南非黑人英语——一种新兴英语	(76)
第五章 西非英语	(78)
第一节 喀麦隆	(81)
第二节 加纳	(82)
第三节 利比里亚	(83)
第四节 塞拉利昂	(84)
第五节 冈比亚	(85)
第六章 同声传译语音	(87)
第一节 同声传译语音	(87)
第二节 英美英语发音的区别	(89)
第七章 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英语	(97)
第一节 中国香港英语	(97)
第二节 中国内地英语	(102)

第八章	美式英语	(108)
第一节	美式英语的变化	(111)
第二节	美国黑人英语(AAVE)	(112)
第三节	标准美国英语(SAE)	(115)
第九章	实战通用语	(118)
第一节	非洲英语	(118)
第二节	亚洲英语	(132)
第三节	欧洲英语	(145)
第四节	拉丁美洲英语	(151)
附录一	参考译文	(155)
第一节	非洲英语	(155)
第二节	亚洲英语	(166)
第三节	欧洲英语	(175)
第四节	拉丁美洲英语	(180)
附录二	国际翻译者协会译员职业操守	(183)
附录三	澳大利亚翻译从业者职业操守	(186)
参考文献		(193)

绪 论

第一节 论英语全球化：多元性和语言结构

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将语言学理论与全球化割裂开来(Jacquemet 2005; Bruthiaux 2008; Mufwene 2008),使得全球经济、政治、社会科学与文化研究的全球化主流理论可以忽略不计(Held, McGrew et al. 1999)。有鉴于此,本书提出从语域、方言和语体方面来揭示“语义多元化”(Halliday 2002),鉴于语义多元化是直接通过词义、语音与语法体现的,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有益于我们弄清这些语言功能对全球英语、世界英语和通用英语所产生的影响。同样,这些体现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全球化”“本土化”和“全球本土化”的多元英语又与主流全球化思维中的“超全球化学派”“怀疑论者”和“转换语法学家”一脉相承。因此,本书建议,人们应将全球化与语言学多元性作为研究基础,以此来解读新千年全球背景下社会语言学的现象,推动全球应用语言学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

■ 引言

近年来,(社会)语言学文献中涌现出大量关于英语全球化的文章,对全球化提出了多种解释,并一致呼吁建立一个可操作的模型,以便更好地解读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演变及广泛使用(Phillipson 1992; Crystal 1997; Brutt-Griffler 2002)。各个领域相继出现了诸如地理语言学、教育语言学、批评应用语言学等相关研究文献。然而,这些将英语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学现象进行分析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一致认同当代英语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连。无独有偶,与此类似且相对独立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多视角研究英语与全球化的关系,例如,从批判话语分析角度(Fairclough 2006),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de Swaan 2001),抑或从生态学角度等等(Muhlhausler 1996)。此外,也有一些关注英语在全球化背景下未来发展的研究(Graddol 1997; 2006)。

不仅如此,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学领域的全球化理论极少关注语言与语言学问题,更不用说将英语作为一门单独的语言加以研究,甚至在“文化全球化”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也对此竟熟视无睹。相反,人们对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生态和军事方面的全球化却情有独钟(代表人物有 Held et al. 1999)。这些理论对文化全球化的关注主要集

中在消费文化和大众媒体方面(Held et al. 1999; Steger 2003),而那些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的全球化理论对语言却视而不见(Appadurai 1996 年的文化全球化理论涉及了“种族景观”“媒体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唯独没有提及“语言景观”)。但也有例外,Steger(2003)在论述“语言的数量”“人类活动”“外语学习与旅游”“网络语言”以及“国际科学出版物”等几个关键词时却不经意地提到了“语言全球化”问题(2003: 82-84)。

尽管这些不同的研究范例相互共存,但迄今为止,无人将英语发展、语言与全球化的关系或全球化本身融为一体加以研究,以扩大人们的视野,增强人们的鉴赏力。与此相反,本研究立足于现实,致力于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社会语言学的多元性(如语义的多元性 Halliday 2007),直接和语言变体的类型相结合进行研究,把语言变体与其结构融为一体加以研究,特别是将这些结构—功能复合体与主流全球化理论相联系进行深入探讨研究。

■ 全球化、本土化、全球本土化

在讨论英语、语言与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本身的扩张性问题时,人们不由自主地采用了“全球化”“本土化”和“全球本土化”这一概念三分法(Robertson 1992),以此来解释这些变化过程与空间位置上的联系。大体上讲,全球化指语言的同化,本土化强调语言的多元性,全球本土化表明语言的混杂特点,这三个概念是英语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变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例如,在上述提到的对语言的研究中,Phillipson, Brutt-Griffler, Fairclough 与 Muhlhasler 等人主要关注“全球化”语言的国际同化问题;Crystal, McArthur 和 de Swaan 则侧重英语扩张语言多样化的影响;而 Kirkpatrick 和 Pennycook 主要关注“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影响下的语言混杂现象。更具体地说,“全球主义者”对未来的“语言多元化”(Halliday 2007)持悲观消极态度,因为英语的主导地位正导致全球不同地区多语种的消亡。而“本土主义者”则看到了英语扩张的积极面,指出自殖民时期以来全球有多种代代相传的语种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得到了延续发展;“全球本土主义者”尤其关注全球与本土作用下英语语言与文化的碰撞,也就是人们常见的全球性跨语言、跨文化交融。这三种研究的典型代表分别是 Phillipson(1992)针对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而提出的“全球主义者”模型,Schneider(2006)针对“后殖民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提出的“本土主义者”模型,以及 Pennycook(2007)在分析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同时,尤其是在英语嘻哈亚文化的跨语言交流基础上提出的“全球本土主义者”模型。

然而,有趣的是,与这些思想并驾齐驱的是全球化理论中的主流概念,这些概念同样佐证了“全球化”“本土化”和“全球本土化”三分法的存在。鉴于对全球化的定义是“创新、推广、延伸的多维过程,目的在于加强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强化人们的本土意识的同时,加深世界大局的意识”(Steger 2003: 13)。事实上,正如 Held et al. (1999)清楚地表明,研究全球化理论者属于三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即“超全球化学派”“怀疑论者”和“转换语法学派”,每一个流派针对全球化在以下方面进都行了论证和总结:概念、因果、经济社会影响、国家权力和治理含义以及历史发展轨迹等(Held et al. 1999: 3)。

至于全球化的一般特征,“超全球化学派”认为,当代的全球化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类正日益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怀疑论者”则认为全球化就本质而言是一个不解之谜,它掩盖了国际经济日益分割为三大区域集团的事实,其中政府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转换语法学派”认为,当代的全球化模式历史上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与地区一方面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另一方面又在极力适应这个日益相互依赖、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世界(Held et al. 1999)。“超全球化学派”认为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与社会学有关联的经济现象(Albrow 1996);而 Hirst 与 Thompson(1996)等“怀疑论者”仅把全球化解释为一种“经济主义”;“转换语法学派”则把全球化视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进程(Giddens 1990;Rosenau 1997)。

这三种流派也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文化全球化进行了阐释。例如,Held et al. 等人总结道:“‘超全球化学派’把世界同化现象描述为受美国大众文化和西方消费主义观影响的结果;‘怀疑论者’将全球文化的空洞与虚假与民族文化相比较,认为这一切归咎于由来已久、日益增长的世界主要文明地缘政治断层引起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的结果;‘转换语法学派’认为文化和种族的交融形成了文化的混杂,产生了新的全球文化(1999: 327)。”

至此,人们对“全球主义者”“本土主义者”和“全球本土主义者”从语言学角度对全球化概念的定义,从社会科学角度对“超全球化学派”“怀疑论者”和“转换语法学派”所进行的阐释有了明确的认识。现将上述讨论归纳总结如下:

语言学理论角度: 全球主义者 本土主义者 全球本土主义者

社会学理论角度: 超全球化学派 怀疑论者 转换语法学派

全球化概念: 同化 多样化 混杂性

■ 全球化对社会语言和社会政治的影响

前面对世界英语的讨论,已经提到了全球化对社会语言的影响,即同化、多样化和混杂性,并使用了一系列不同的术语为这种新兴的语言进行界定,如“国际英语”“新式英语”“全球英语”“世界英语”“通用英语”等。至于语言的多样化和混杂性现象,本文借用社会语言的“本土化”和“克里奥尔化”来揭示其语言结构的内涵。不过,Kachru(1985)提出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基于地理语言的世界英语模型“内部”“外部”和“扩张”三个层次的模型本文不能苟同,表示质疑,因为该模型未能再现全球化语言所带来的崭新的社会语言风貌(Modiano 1999;Bruthiaux 2003)。

按照 Pennycook(2008)的观点,英语是一门全球化语言,一门可译的语言,因此他对社会语言产生的影响倍加关注,而这些影响是通过同化、多样化和混杂化呈现出来的(不过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这三个术语)。他提出了所谓的“语言壁垒”一说,以此倡导语言的多元性(主要是欧洲语言),使其免遭语言向心力的侵害。更直白地说,就是免遭英语霸权与同化的侵害,这一观点与 Phillipson(2003)不谋而合;他同时参照了各地区和各国的“区域对象”,主要是殖民地时代以后诞生的世界英语,这些英语变体的形成强化了英语语言多元性的向心力和同化作用(Kachru and Nelson 2006);他还提出了英语通用语这一概念,正如 Jenkins(2006)和 Seidlhofer(2001)在他们的著作中极力推崇这一概念一样,事实上,这个概念含有全球本土混杂特点,并且使这一观点逐渐传播开来(2008: 36-40)。英语全球化对社会语言的影响如下表所示(Pennycook 2008):

另一方面, Pennycook(2008)告诫人们要谨防受这种语言多元性向心力的影响:“在英语风靡全球之际,这三种语言多样性概念大都只关注形式而非意义,并且三者是建立在英语本质是否稳定的前提之下”。他对此总结道,本研究意义深远,不论是对本国语言与文化的保护,还是对作为通用语的英语的描述,抑或对英语变体的关注,都不足以解决语义多元化的问题。意义的多样性,即语义多元性这个核心问题前文已有所涉及,下面将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 全球化进程中的英语：全球英语、世界英语和通用英语

给国际英语定义并进行分类难免有沽名钓誉之嫌。但尽管如此,本书认为有必要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英语变体进行三分,这样便可以与前文中从语言角度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对全球化概念的三分法相吻合。鉴于有至少三个涉及全球化进程及其影响的概念,语言也应有三种对应的表现形式,这样才能彰显“人类相互依赖与交流”“多维的全球化进程”等特点(Steger)。人们可以把前面 Pennycook 所提出的“地区对象”称之为“世界英语”,因为他本人对此喜闻乐道,“通用语”姑且称之为“通用英语”,而导致“语言壁垒”同化的或正在同化的英语权且称作“全球英语”。

■ 全球英语

人们常见的、备受争议的是英语的日益全球化,它以其主导地位影响全球语言,它也是被上述“全球主义者”指责为对语言多元性构成威胁的语言,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有 Phillipson(1992)。美国企图凭借其美式英语通过其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在全球进行扩张与渗透,并通过其国际媒体和通讯机器大肆传播,加之“全球主义者”打着美国流行文化和西方消费主义观的旗号兜售所谓的文化同化,如“麦当娜化”和“可口可乐化”等。这种英语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全球英语”,虽然其确切的语言界定仍有待商榷(例如,它是否完全以美国英语为基础?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国际”结构影响一说?等等)。

然而,与此相关还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可以被称为“全球英语”,持这一论点的学者的理由是,市场可以自我调节,国家和政府的职能是推动市场化,而不是横加干涉市场运行(Fairclough 2006)。在社会学方面,人们有必要对“全球主义”(Beck 2000; Steger 2003, 2005)和全球化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全球主义”指赋予全球化概念以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全球化则是“强化全球相互依赖性的社会过程”(Steger 2003)。“全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论主要依靠位于北半球强大的社会势力进行散布传播,这种社会力量包括企业高管、大型跨国公司高层、公司说客、媒体、公关专家、文人、国家官僚和政客(Steger 2003)。从语言学角度看,作为全球化载体的全球主义论,似乎会随着语言的商品化、公共关系经济化和语言使用的对话化齐头并进(Chouliarakis and Fairclough 1999; Fairclough 2006)。

对全球英语持第三种解释的学者把英语视为一种“虚拟语言”,这种“虚拟语言”“作为一门国际语言得到了广为传播,它通过自主的语域发展,保证了全球学术界的交流”(Widdowson 1997);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是一种有特殊含义的语言”

(1997: 144)。

其实,人们只要从社会语言学角度仔细观察,全球英语的三个解释有很多共同之处。全球化的语言蕴藏与承载了新的表达方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增添了新的词汇(现有的词汇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也就是说,创造了全球性表达方式,填补了语义的空白。语言无论是被用来兜售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或者体现个人或公共关系和社会活动中的商业价值观,抑或被用于专家学者们的专题讨论,它都具有符号指令系统的特点,主要表现特定语境内的文本和信息意义。

■ 世界英语

“世界英语”这一术语广泛用于社会语言学文献中,常指 19 世纪以来伴随英美殖民主义而发展起来的英语变体,它不包括白人定居点的殖民地内部的英语变体,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等国的英语。从地理的角度而言,这些英语变体专指一些特定国家(印度英语)或区域(南亚英语)的语言,经过不同程度的规范或当地习俗的融合(属于 Kachru 三层模型中的外层)而形成的,它通过普及和宣传已深入人心。该术语不包括英语派生出的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有人也认为“世界英语”也包括那些当地发展起来而非从英美殖民时期衍生而来的英语变体,如“中式英语”“韩式英语”“日式英语”等,这些属于 Kachru 三层模型中的“扩张层”。新旧世界英语的并存与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些英语变体又得到了进一步融合(为加深对世界英语的了解,请参阅 McArthur, 2002)。世界英语的存在反映出学界对英语多样化进程持普遍积极的态度,如上述提到的“本土主义”语言学派与社会学“怀疑论者”。它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在当地被视为“得体”“本国化的”或“本土化的”英语,以其别样的结构和符号备受使用者津津乐道,语言学往往称它们为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地域变体。它们体现了英语的多样性,功能上展示了英语的特异性。这些语言标志着国家或地区的谱系,构成表达了用户身份的符号特征。

■ 通用英语

在最近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母语为非英语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母语为英语的人数,而且,母语为非英语者之间的英语交流频繁度远远超过母语为英语者之间的交流,也超过了母语为非英语者与母语为英语者之间的交流(Graddol 1997)。这一潮流有力促进了通用英语研究的蓬勃发展,可见,通用英语是自主与不自主选择而作为共同语使用的语言(Seidlhofer, Breiteneder and Pitzl 2006)。虽然按惯例,对英语的研究理应集中在母语为非英语的使用者身上,但语言研究并不排斥母语为非英语与母语为英语使用者之间的研究。从全球化的角度看,通用英语就概念而言与上面提到的“转换语法派”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Dewey 2007),两者都崇尚语言“全球主义”,通过源自并超越地域语言限制,用当地不可替代的用语来应对语言全球表达的趋势。严格地讲,本土化包含通用语使用中的各种各样的语境,它并非锁定某一特定的地理位置。然而,这种语境下使用的语言反映了一种文化“混杂”现象,其实质是“描述了一种打破疆界过程的有效途径”(Tomlinson 1999),是“一个基于普通文化条件下传播全球现代化的过程”(Tomlinson 1999: 148)。实际上,这种跨疆界或跨地域的英语和通用英语别无二致,在其他有关晚期现代社会学框架领域中已得到了分析研究(James

2008)。作为无限使用语境的语言表现形式,通用英语可被视为全球化的或正全球化的跨文化语言资源。因此,人们不妨用三分法来给这类英语分类:

全球化英语: 全球英语 世界英语 通用英语

■ 语义多元性: 语域、方言、语体

对英语的分类与上述全球三分法不谋而合,有鉴于此,人们有必要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进一步探讨它们的结构特征,以此来确定它们与目前已确立的概念的相互关系。House(2006)面临语义多元性的挑战曾有过以下描述:当今英语使用的领域之广、功能之强在语言交流史上是空前的、是前所未有的。为此,人们急需建立新的理论框架,重新审视现有的研究角度来充分反映这一客观现实。

针对这种情况,学术界达成广泛共识,认为对于英语三种变体可以用一般性描述来加以区分,以彰显其全球性语言表达的符号。因此,在 Halliday(1978)最初提出的“语域”与“方言”二分法的基础上,本书进行了进一步扩展,囊括了“语体”这一概念。对通用英语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这门国际语言至少能体现三个符号序列中的其中一个,但从规范的角度而言,它是三者的混合体(James 2005;2006;2008)。

从语言结构层次出发,我们已经表明“语域”主要是通过词义呈现;“方言”通过语音再现;“语体”则是通过语法的形式表现。在语言群体方面,“语域”表达了一种“话语群体”;“方言”代表的是“言语群体”;“语体”反映的是“行为群体”(James 2006)。“话语群体”在概念上最接近社会语言学文献中采用的“实践群体”概念(Lave、Wenger 1991)。现将三分法归纳如下:

变体: 语域 方言 语体

主要定义: 用途 用户 使用

主要结构表现形式: 词义 语音 语法

群体: 话语 言语 行为

在目前全球化讨论的大背景下,所谓全球化英语主要指其语域特色而言,它的每一种解释都体现了语言结构的词义特色,这种语言结构以英语随美国文化、商务谈判和特殊用途英语的传播为核心(Widdowson 1997 最早提出了“语域”这一概念)。事实上,这种新的表达方式(词汇意义混杂)在前面已有所涉及。语言的“使用”与特定话语群体息息相关,与文化、职业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正是语言设计的初衷。

在世界英语中,独领风骚的显然是它的方言特色:世界英语变体的形成与语言的使用者密不可分,因为它们具有表明国籍,表明该言语群体成员地域身份的功能。它们具有识别功能,结构上体现了词汇和语音特定的含义。

通用英语的一大特征是它的语体。语体表现了语言使用的行为目的,表现了跨语言的交际功能,即履行交际任务。在这里,词汇和语法的合理选择对于交际任务顺利完成至关重要。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国际交际语言的英语有可能同时表现出三种变体,每种变体都有呈现它全部结构或符号的可能(James 2005,2008)。因此,三个结构分别与各自相对应的三种全球化英语形式相呼应。

假定人们把全球化英语视为对一种语言表达的投资,它与上面已经提到的“语料库”“资源库”和“资源”三个概念自然地联系了起来。全球英语语域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文本型的表达库,世界英语方言为发言人表达提供了不同的资源库(即准代码),通用英

语语体为听众的表达提供了直接的资源。详见总结如下:

全球化英语: 语料库 资源库 资源

交际: 文本形 说话人 听众

无独有偶, Fairclough(2003, 2006)对语言变体三分法也饶有兴趣。在他的“社会结构”“社会实践”和“社会事件”语言理论的“社会结构”中, 他区分了“话语”“风格”和“语体”三个概念。他认为“话语”重表达, “风格”重客观存在, 而“语体”重行为; 他的“社会事件”分别指“识别”“代表”和“行为”三个概念, 这三者本身可以被视为文本含义的元素。很明显, 他的“话语”等同于本文的“语体”, “风格”相当于“方言”, “语体”等同“语体”。Fairclough(2006)还讨论了文本的“互为话语”概念, 即现在的变体/结构选择/符号组合, 他得出的结论是: “人们在特定的文本中, 可以识别特定的话语、语体和风格。”他的分类描述可总结如下(Fairclough 2003, 2006):

社会实践: 话语 风格 语体

事件/文本意义: 代表 识别 行为

■ 全球化与英语: 象征及其他

本书对全球化的论述旨在表明, 人们可以把全球化的本质理解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 也可将它理解为语言融合过程。为此本文建议, 应把英语当下在全球的地位理解为这一过程中的一个主被动过程。具体而言, 对全球化分类使人们在英语语义多元性中找到了现成的答案, 尽管就用户、用途以及使用而言, 其结构功能复合特征仍有挑战性。但可以坦言, 本书对 Blommaert(2003)提出的在社会语言学视觉下解读全球化的呼吁做出了清晰的回应, “人们需要将他的认识从语言转移到语言变体和语料库之中, 被全球化的语言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语言, 而是具体的言语、语体、风格与认知实践形式。”正是基于这一点的认识, 本书对这一命题展开了上述讨论。

批判社会语言学家反对将英语或语言本身在全球化讨论中过度具体化(Makoni、Pennycook 2007), 他们更倾向“交际实践”这一概念(Hanks 1996), 即通过语言代码把握语义多元性表达, 因此他们关注的是“施事与语场之间社会约定俗成的关系(Hanks 1996)。”在此, 本书称这类“实践”为符号组合与变体, 施事通过语域、方言、语体的选择产生了这些符号组合与变体, 而语言学中的“语料库”“资源库”和“资源”分别与社会场域中的“代表”“识别”和“行为”相对应。因此, 施事和结构相互作用, 从而直接将“语言结构”表现为一种“语言交际事件”和“更广阔的社会过程和结构”之间的方言关系(Giddens 1984)。

Jacquemet(2005)呼吁人们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语言交融以及信息共享所带来的交际实践与社会形态进行研究”, 他引入“跨习语实践”这个概念来描述在交际中不同语言和交际码的互动。值得一提的是, 本书对语言全球化的讨论只局限于英语, 倘若缺乏多语言的使用语境, 人们将难以完全认识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突出地位。正如此前 Pennycook(2008)所提出的, “作为语言, 英语的可译性是永恒的”。它的可译之处在于, 它能不断地在语言多元化领域内自我重组, 自我重塑。同样, 它在语义多元化的领域内也需进行重组, 为此, 本书进行了尝试、展开了深入探究。

第二节 译员对英语通用语的态度

■ 1. 引言

时下,非母语英语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母语为英语的人数,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呈上升态势。随着非母语英语人数的不断上升,英语各种不同的变体也接踵而至,因而英语的作用与功能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多元英语最明显的标志是各种不同的群体说英语时夹杂的各式口音。英语作为通用语的崛起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据此人们可以审视、思考传统的母语英语教学模式。有鉴于此,本节旨在探明人们对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态度,揭示非母语英语口音与母语英语口音两者之间的差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是从教育工作者的视角来揭示人们对英语为通用语口音的看法,即通用语口音是否略逊色一筹、是否欠规范;通用语的口音用于交际时是否得到人们的认可。本书采用了Jenkins(2007)的问卷调查,被调查对象是某所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问卷调查要求被调查对象就10个事先拟定的口音进行评价,并且在10个选项中评出他们心目中的5佳口音。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一致认为母语英语口音力压群芳,被调查对象首推为英语最佳口音。结果同时也反映了被调查对象的某些偏见,认为母语英语口音(以下简称纯英语口音)准确、到位。虽然当下人们对英语使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学生认为英语应回归理性,纯英语口音仍然是教学与交际用最佳语音。

■ 2. 英语作为通用语

随着非母语英语使用者人数的不断上升,英语在全球的功能和作用的转换,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Jenkins(2006)把英语作为通用语界定为“世界语,意即说这一语言的人主要是非母语英语者居多,也就是除了母语之外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使用者”。英语作为通用语的交际涉及不同的文化背景,涉及非母语英语者间的交流。通用语是一个平台,而英语作为普通话则当仁不让,成为首选,因为它锁定的是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群(Jenkins 2006)。这些人虽然是非母语人士,但他们同样能借助英语自如交流,相互沟通。英语作为通用语表明,人们对英语变体的客观存在、英语变体用于各种场合的合法化已有所认识,这与此前人们的做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今人们已逐渐摒弃了以往那种认为它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观念。英语作为通用语使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锐意进取勇于探索的精神”(Seidlhofer 2009: 237)。它为交际提供了路径,人们由此可以审视、思考纯英语语音教学的传统做派。正因如此,对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本土化研究犹如雨后春笋,它使人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眼界。然而,人们对通用语的态度却不尽如人意,颇有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之感,即便是在非母语英语者之间人们也各执己见,争论不休。Holliday(2005)研究发现,“英本主义(英语为本族语者)在对外英语教学的概念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人们的观念变得固化,对它的存在及其影响常熟视无睹”。与本地口音或非母语英语口音的英语教学相比,多数非母语英语者仍对纯英语教学情有独钟,普遍持褒扬态度。究其原因,人们所

用的教材、教科书、教学大纲等无一例外地都是以纯英语为准绳。这样,纯英语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深入人心,稍有偏差便会背上不规范、欠标准之骂名。相反,英语作为通用语不仅使交际双方相互包容,同时学者对字里行间的错误也能持包容态度,认为情有可原,甚至美其名曰“勉强凑合原则”(Jenkins 2007;2009)。非母语英语或英语作为通用语本身的人对纯英语也持有偏爱,认为纯英语是标杆、尺度,凡是违背这一原则的言行一概视为不规范、欠标准,甚至是错误(Holliday 2005;Jenkins 2000;2007)。Jenkins(2007)研究还发现,非母语英语的英语教师对纯英语有难以割舍的情怀。

■ 3. 研究目的

本书的目的旨在探究学生对英语作为通用语或非母语英语口语所持的态度。具体而言,本书力求揭示人们对非母语英语口语和纯英语口语二者所持的态度,进一步证实带口音的英语是否的确逊色,不能登大雅之堂;与此同时,本文还将探究英语作为通用语的口音在实际交际中是否能被人接受,是否得到人们的认可。

■ 4. 方法

4.1 问卷调查

本书数据的收集采用的是 Jenkins(2007)的问卷调查。Jenkins 所设计的问卷是以已知的方言研究为基础的。方言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研究人们对各种变体的分类、采用的标准,以此来探明人们对各种语言变体所持的态度 Jenkins(2007)。Jenkins(2007)认为,此举有助于了解人们对英语作为通用语与纯口音的态度。本书采用的问卷调查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母语、外语等。第二部分涵盖 5 项内容。这些内容主要考察被调查对象对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态度。第一项要求被调查对象评价事先选定的 10 种口音。第二项要求被调查对象对所列的口音进行排名并作出相应的评价。第三项要求被调查对象根据选项列出自己认为最佳的口音。第四项要求被调查对象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如语音语调、甜润悦耳等进行排序。最后一项是开放式问题,无硬性规定,被调查对象可随意回答。不过,本书主要侧重一至三项内容。

4.2 被调查对象

实验涉及 72 名学生,每名学生人手分发了一份问卷调查,这是他们在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是他们在该校的第 6 个年头。然而,72 份问卷只收回了 36 份。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在 22 至 25 岁之间。头两年他们在师范专科就读,本科在一所地方师范院校学习。这些学生对于英语作为通用语、纯正英语、非母语英语者这类术语早已耳熟能详。36 名被调查对象中,16 名为男性,余者为女性。29 名被调查对象的第一语言是马来语,2 名为泰米尔语,5 名为少数民族语。被调查对象的第二、第三语言为英语、布吉语、阿拉伯语、卡达山、德语以及汉语。

■ 5.0 结果

5.1 纯正与非纯正英语口语

如前所述,第一项要求被调查对象对所列的 10 种口音作出客观评价。这些口音既包含英语国家又包含非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巴西、西班牙、德国、瑞典、印度、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其中英语国家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非英语国家有巴西、西班牙、德

国、瑞典、印度、中国、日本。本书重点提到了印度、中国、日本等非母语英语国家的口音。实验要求被调查对象自由评价这 10 种口音,以此来确定纯正英语与非纯正英语的判断标准以及区分依据。总的说来,被调查对象做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他们对有些口音的评价有理有据,翔实充分,而对另一些口音则只是蜻蜓点水般的轻描淡写,但对某些口音的评价却措词强烈甚至挖苦讽刺。本书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英国与美国口音,其次是非英语国家如西班牙、印度、日本英语口音。

5.2 美式英语口音

喜欢美式英语口音的被调查对象自然对英式英语口音尽贬低挖苦之能事。例如,其中一名被调查对象用“正常”一词来描述美式英语,用“势利”一词来形容英式英语。另一名被调查对象用“简明”二字形容美式英语,而用“势利与过分高雅”形容英式英语。然而,也有不少被调查对象为英式英语鸣不平。其中一人把英国音誉为“标准音”,而把美式英语说成“别扭、刺耳”。5 名被调查对象将美式英语形容为“标准”。“标准”一词在本实验中只用来形容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其他非母语英语口音从未获此殊荣。评价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详情见表 1-1:

表 1-1 对美式英语的评价

积极	消极
易于理解	语速太快
容易听懂	刺耳
正常	太口语化
听起来轻松	太随意
很酷	卖弄
语调清晰	肤浅
标准	清晰

5.3 英式英语

如前所述,钟情于英式英语的被调查对象无疑对美式英语持否定态度。比如,他们认为英式英语“易于理解”“较专业”,而美式英语则“不堪入耳”“太随意”。不过,也有被调查对象将两者都归类为“易于理解”“标准”范畴,将澳大利亚口音誉为“勉强”凑合。对英式英语积极与消极评价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对英式英语的评价

积极	消极
发音标准	装腔作势
标准	晦涩
悦耳动听	贵族气太重
易于理解	语速快
清晰	太快
无可挑剔	势利
清晰易懂	势利
优美动听	过分高雅
抑扬顿挫	像连珠炮
字正腔圆	